

生一的禧慈

慈禧的一生

徐秋芬

中外雜誌五卷一期刊出燕文「慈禧太后報恩記」後，謬蒙讀者好評，更承海內外數家報紙雜誌轉載，許多朋友看到之後，致函中外雜誌要我續寫慈禧的掌故，祇因俗務繁冗，久久未能執筆

，近月以來，臺視公司播放開國前後，慈禧太后成了最熱門的人物，於是下定決心，寫此慈禧的一生，以就教於中外讀者諸君。

世界三大女主列第二

曾有一段期間，若干歐美人士轉而恭維慈禧太后，說她和伊薩白拉、維多利亞，同為全世界的三大女皇。伊薩白拉本來是卡斯提爾的女王，

一四六九年她跟亞拉岡王斐迪南五世結婚，便兩國合併，統一西班牙。她在位三十年，除了奠定西班牙帝國的基礎，又曾獎勵航海事業，直接促成美洲新大陸的發現。維多利亞女皇則自十八歲登基，八十二歲病逝，在位達六十四年之久，她曾廢止穀物條例，改良郵政制度，平定印度亂世，參與克里米亞戰役，出兵南非埃及，造成大英帝國全盛時期，黃金燦爛的維多利亞時代。艾治武功，極一時之盛。慈禧太后呢？她從咸豐十世，參與克里米亞戰役，出兵南非埃及，造成大

一年（一八六一）清文宗駕崩，到光緒三十四年

（一九〇八）清德宗之薨，曾經三度垂簾聽政！

其實是由她一手掌握滿清政權。她實際統治中國

垂四八年，比維多利亞固少，較伊薩白拉則稍

多。不過，就治績而言，對外則辱國喪師，損權

失地，對內尤其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她唯一的

功勳，可能祇有敲響中國五千年專制政治的喪鐘

，導致滿清覆亡，間接促成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國的誕生而已。因此，慈禧無異是中國近代史上

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慈禧太后姓那拉氏，聞名翌

，小字蘭兒。本來是蒙古葉赫族的韃靼後裔，清

太祖努爾哈赤曾遭葉赫、哈達等九部落合兵分三

路來襲，幾瀕於危。幸賴古呼山一戰，擊潰九部

二萬之衆，斬首四千級，獲馬三千四，經此古呼

山一役後，滿清方始站定腳跟，奠定立國的基礎

。後來努爾哈赤進剿葉赫部落殘餘，屠戮至慘。

過譽，他說：

「我葉赫部落的後裔，祇要留存一名女子，

也必覆滅滿清。」

因此，努爾哈赤定下祖制，滿清宮闈，絕對

不准選葉赫女子。

慈禧的父親惠徵，曾在道光中棄，以司員外

放，做過一任徽寧太池廣道，約略等於現制的行

政督學專員。他帶着妻兒子女，住在蕪湖的道臺

衙門裏。所管轄的地區，計有徽州府、寧國府、

太平府、池德府和廣德州。在清代算是相當肥的

缺份，何況惠徵還以道班兼理關務。由而可知，

慈禧的幼年生活過得很好。又由於惠徵愛結交朋

友，耽於游樂，衙門裏常時吹彈唱奏，讓她耳濡

目染，學到了不少的南方小曲。閑來無事，一家

人聚在一起說說唱唱，其樂融融。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惠徵長袖善舞，信手揮

霍。在安徽的這一處肥缺上，幹了幾年，倒也賺

下了二點錢。然而錢却來得有點不明不白，旋未

幾便被人奏劾，得了個撤職調省、清理賬目的處

分。幾經有司查點，盤出了相當可觀的虧空。惠

徵夫婦幾乎賣盡當光，方始能將虧空補上，免却

扣押在按察司衙門逼欠的牢獄之災。但是差使丟

了，宦囊空空，「大家人一時還沒法回到北邊。惠

徵便帶着妻兒子女，寄居安慶。靠僅存的一點

積蓄，苦苦渡日。當時他們一家唯一的希望，便

是找個門路，得個短差，弄兩文來接濟接濟。

幸好不久以後，機會來了，安徽巡撫換了一位旗人。他倒很肯幫惠徵的忙，讓他東山再起，重振旗鼓的機會，祇不過，賣官鬻爵，在滿清中葉以後早就蔚為風氣，視同衙門裏的例行公事，如不送紅包，即以新巡撫和惠徵這種舊相識，够關照，也照樣的愛莫能助。花錢買差使，正如同現在的將本求利，做生意買賣一樣。惠徵算是有了門路，但是仍還需錢為助。這筆本錢從何而來呢？

老父惠徵淪落南中

惠徵一家淪落在安慶，坐吃山空，捉襟見肘。他家近鄰有一位徽州人吳仲禮，在安慶四牌樓開設一爿金銀當鋪。吳仲禮熱情慷慨，家境富裕。由於兩家內眷不時往還，套上了交情。惠徵偶遇，他家近鄰有一位徽州人吳仲禮，在安慶四牌樓開設一爿金銀當鋪。吳仲禮熱情慷慨，家境富裕。由於兩家內眷不時往還，套上了交情。惠徵偶遇，他便去跟吳仲禮商量，吳仲禮雖然經商，但是也很熟悉官場。他明知辦賑是個上上的肥缺，因為經手的賑款可以從中抽成，尚且由於兼負災區州府縣官辦賑成績的考核，災區州府縣官，就非送辦賑大員的紅包不可。所以一任賑務辦完，落個十萬雪花銀，也並非難事。生意人算盤打得精，惠徵要錢要得急。吳仲禮當時就答應了兼做這筆無須質押的放款生意。他借給惠徵二萬兩銀子，命他打鐵趁熱，快去巡撫衙門打點。

撫臺大人壽辰一到，惠徵就送進去了二萬銀子的銀票，然後滿懷喜悅，回到家中，閉門家中的一禱慈生。

坐，靜待托委來。殊不料，慈禧的幼年運實在不好，她父親惠徵送了兩萬兩銀子的重禮，那位新任的撫臺大人，竟會在做過了壽之後，疝氣復發，一命嗚呼。這一個打擊，對於惠徵一家，來得如此突然，也照樣的愛莫能助。花錢買差使，正如同察司護理安徽巡撫。惠徵手到擒來的好差使，從此就斷了指望，已經送出去的巨額賄賂，更是不容易收回。負了這麼大的一筆債，往後的生活，又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吳仲禮自認倒霉，不會逼惠徵還錢，就是算義重如山，恩同再造了，又怎能再向他開口借生活費用？饑寒交迫，妻啼兒號，連惠徵看得比一日三餐更為重要的鴉片煙都抽不成了。窮途末路，憂急交併，使惠徵得了病，而且旋即一瞑不視，撒手歸西。

然而死者已矣，生何以堪？慈禧一家，衣食兩難，無以殮葬，而且就這麼老在安慶待着，到頭來便唯有同歸於盡，淪為餓殍。迫不得已，母女幾位拋頭露面，到處告貸，勉強湊了一筆錢，就此淒淒涼涼的扶柩北上。當年的南北交通，係以淮陰以北的清江浦的樞紐。運靈柩的船隻，到此必須換船，因而得有一兩天的耽擱。慈

禧一家正在愁盤纏不够，估量情形很可能撐不到北京。詎料，天無絕人之路，忽然有當地知縣吳中棠的一名家人，拿了吳知縣的名帖和一只拜盒，專程來送贍儀。慈禧她母親打開拜盒來一看，內中竟是紋銀三百兩的銀票一張，這真是絕處逢生，喜從天降。母女們謝天謝地，一直在那兒說，淮陰縣的這位吳知縣，一定是惠徵生前最好的朋友，所以才會雪中送炭，送了這麼重的一筆禮。

殊不知，這三百兩銀子的賄儀，原本是吳棠送給他座師，時任禮部侍郎的老丈人的。他座師的老丈人也是旗人，病逝於江西任所，官階跟惠徵一樣，同為道員。兩艘旗籍道臺的靈柩船，停泊處相距不遠，竟是吳棠的家人把禮送錯了。他

把謝帖帶回去呈繳吳棠，吳棠立刻發現送錯了禮，他曾大發脾氣，命那家人去把三百兩銀子追回，經他的一位李師爺，苦苦相勸，不如將錯就

錯，也好結個交情。因此吳棠又再費三百兩銀子，把該送的禮送到。第二天，還順便到惠徵的靈柩船上去祭奠一番。所以在慈禧的心目之中，她父親一輩子只交了吳棠這麼一位够交情，講道義的朋友，她曾告誡她的弟妹說：

「將來我們倘若也能有個出頭的日子，萬萬不可忘記吳老伯的大恩大德。」

慈禧一家子回到北京，將惠徵安葬，靠旗人例有的一份口糧，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這種艱難的生活，一直到慈禧入宮受寵得幸以後，才始漸次的改善。爲時，已在咸豐三年了。

一闋南曲得幸之始

咸豐三年正月，忽下選秀女之詔。清制，凡是旗籍官員的女兒，已及笄的，每三年一次，由八旗都統造冊咨送戶部，奏請引閱。選中了的，或備妃嬪之選，或者指配宗室近支。清宮之中，二、妃、四、嬪、六、貴人、常在，答應不定數，分別住在東西十二宮。通常，清帝的妃嬪只不過六七十名左右，和古代的後宮粉黛三千，不可同日

生一的禮慈

而語。秀女，祇是這六七十名妃嬪的候補人，有時候，也指配給宗室近支爲妻。

慈禧和她的妹妹都參加了咸豐三年的選秀女，而且都被選中，祇不過出路不盡相同。慈禧被派在圓明園的桐林深處充任宮女，她妹妹却被指配給清文宗的弟弟醇親王奕譞爲嫡福晉，亦即奕譞的正妻。慈禧進了圓明園，當了兩年多的宮女以後，方始在咸豐五年初，時值內憂外患，交相侵逼。太平天國軍陷金陵、武昌，一度攻入直隸，京畿爲之震動。英軍奪了緬甸，俄國人又佔了黑龍江以北的大片地方，國事蜩螗，朝政如江河

之日下，清文宗寵信的重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和戶部郎中肅順，經常引着文宗寄情聲色，以醇酒婦人自娛。從那個時候開始，文宗不時攜其妃嬪，在圓明園裏縱歡作樂。有一天，他走過桐蔭深處，聽見有一名少女在唱南方小調。他覺得很奇怪，因爲清制漢女不准入宮，旗籍妃嬪宮女絕少會唱南方小調的。第二天文宗再去桐蔭深處走走，偏巧慈禧又在那兒唱着，文宗便問隨行太監那是誰在唱呀？太監答道：

「那是爾兒，她在南邊住過很久，會唱各色各樣的南方小調哩！」

文宗越發好奇，便信步而入。就在這一天，慈禧得幸。那一年，她已經二十一歲，據說當時的慈禧不但擅長南方諸小曲，而且，「少而慧黠，嬌艷無匹儕」。慈禧得幸以後，文宗曾有一段時期對她相當的寵愛，但凡一得空就到她的寢室去，因此不久，慈禧便欣喜萬分的發現自己有身孕了。

有了身孕固足一喜，可是如果再要君王三千寵愛在一身，那就辦不到了。文宗自咸豐五年起開始縱情聲色，越往後他的寵愛對象就越來越多。他存心當個風流皇帝，任其爲所欲爲了。如今所可考長時期爲文宗所寵幸，體愛程度不在慈禧之下的是有宮中的麗妃。文宗常年住在咸福宮後楹的同道堂，麗妃的住處也在咸福宮。慈禧則遠在咸福宮東邊甚遠之處的儲秀宮裏。而且根據宮中檔冊記載，卽令在慈禧爲文宗生了他的獨養兒子以後，麗妃仍還和她處處分庭抗禮，互不相下。此所以文宗一死，慈禧母以子貴，登時就打翻這一齣陳年老醋，她竟特地下旨，着將麗皇妃除夕夜例有的乾果盤「撤下不給」。

還有一位山西籍的曹寡婦，天生麗色，一雙小腳恰好三寸，也以菜玉爲鞋底，再襯以香屑，履頭綴上一顆明珠。這位曹寡婦曾使文宗迷戀得不惜爲她干犯祖例，乾脆把她接到宮裏去住，置「漢女不得入宮」的祖宗規矩根本不顧。

文宗甚至還玩戲子，當年有一名雛伶朱蓮芬，色相冠絕羣伶，既擅崑曲，又能作小詩，工楷字，歌喉嬌脆無比。這朱蓮芬也很得文宗的寵愛。但是她還有兩位恩客，御史陸懋宗和合肥人龔引孫。陸懋宗因爲床頭人一入深宮，經年不見，他由於思念過切，竟至引經據典，直言進諫，請文宗莫狎邪遊，文長洋洋數千言。文宗贊奏，不禁爲之大笑的道：

「陸老爺都喫醋了！」

然而援筆批答：

「如狗啃骨，被人奪去，豈不恨哉。欽此

咸豐六年三月，穆宗誕生，取名載淳。這是文宗第一個兒子。除此之外他只有皇后，也就是後來的慈安太后所生的一個大格格（滿語公主），更欣率土萬斯人」之句。同時他把慈禧由嬪升

妃，再升貴妃。從此一直到文宗之死，慈禧都是懿貴妃。

咸豐末年幾乎被殺

得子以後的慈禧，難免恃子而驕，言行漸漸的放縱，使文宗對她由憎厭而疏遠。慈禧聰明黠慧，在家時又吟過些書。當文宗最寵愛她的時候，她常常幫文宗披覽奏摺，由於她愛炫弄，不時的要出主意，這便違犯了滿清祖制的大忌，「后妃不得過問朝政」。文宗被她架聒得心煩時，

曾經幾次三番的跟他寵臣肅順提過，要把懿太妃給廢掉。最嚴重的一次，是他和肅順密議，效法漢武帝鉤弋夫人的故事，以「忍子少母壯，女主顛恣淫亂」爲詞，決意將懿貴妃賜死。

據說，慈禧之所以逃過那一關，是因爲李蓮英得到了消息，他夤夜鑽狗洞冒險出宮，向慈禧的妹妹，亦即文宗的弟媳兼小姨，醇王福晉求救。第二天一早醇王福晉便入宮請安，抱着慈禧的親生骨血載淳，在文宗跟前笑語排解，方始免了慈禧的死罪。而慈禧終其一生寵信李蓮英不衰，以及她一立醇王之子載恬，再立其孫溥儀爲帝，正是爲了報答他們的救命之恩。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在熱河行宮駕崩，臨死以前，他密授皇后一道密詔，據說這一

道密詔的原文如下：

「西宮（按指慈禧以貴妃住在西宮）援母以子貴之義，不得不並尊爲太后。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卽不有事，汝亦當專決。彼果安份無過，當始終曲全恩禮。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將朕此旨宣示，立即賜死，以杜後患。鑄此。」

這一道密詔，是隨時可以制慈禧於死命的，但是當文宗死後，她却並不知道有此一道催命符在慈安太后的手裏。另一方面，文宗方薨之際，大權在握的慈安，和顧命三大臣肅順、載垣、端華却正因爲有此詔在而煞費躊躇，大傷腦筋，她們一時無法確定應該對慈禧採取何種態度？依顧

命三大臣的意見，慈安必須先行壓抑慈禧，而兩宮皇太后也得有個高下區分。所以，十七日那一天的敬事房日記檔的紀錄，便有所謂：

「十七日卯時，大行皇帝殯天，敬事房傳各處摘縷子，隨傳自今日起皇后寫皇太后，皇太子寫皇上……隨侍候萬歲爺在大行皇帝前奠酒……皇太后率領皇太妃等至靈前奠酒。」

皇太后係指慈安，皇太妃當然就是慈禧了。由此可見，文宗薨後，就只有一個慈安皇太后，慈禧呢，依舊是當她的皇太妃。

第二天，十八日，敬事房日記檔，方才有了如下的這麼一段記載：

「十八日，敬事房首領丁傳·懿貴妃親封爲生一的禮慈皇太后。」

所謂「親封」，係指六歲的小皇帝清穆宗（

肅順三奸導文宗於狎遊，使他終以醇酒婦人自戕

同治）親自冊封的，由皇帝親封他母親慈禧爲皇太后，那當然就誰也沒有話說。可是，兩宮太后

在名份上，地位上還有高低先後之分。清宮十二宮中，慈安住在東六宮裏的鍾粹宮，因而稱東太后。慈禧住西六宮裏的儲秀宮，所以稱西太后。

在慈安、慈禧的尊號未上，宮中太監的習慣稱呼又謂慈安爲鍾粹宮皇太后，慈禧爲儲秀宮皇太后。

正由於這兩種稱呼都分不出上下，於是又在肅順等三顧命大臣的慙恧之下，慈安命敬事房首領丁進安傳旨。

「寫兩位皇太后，尊爲母后皇太后（慈安）在前，聖母皇太后（慈禧）在後。」

一下子，就把慈禧甩到慈安之後了。

祺祥故事謀誅三奸

慈禧是極聰明的人，她諷知肅順在暗中竭力的壓抑自己，中心忿懣，忍無可忍。所以文宗一薨，她危機已除，枷鎖盡脫。頭一件事，她便要抓大權，殺肅順，以及肅順的幫手載垣、端華。

她掌握得有一張王牌，她六歲大當時還很聽話的兒子載淳，載淳是皇帝。他一開口就是金言，誰也不能反對。同時，她也把當時的環境看得很清楚，慈安，繼續攬權專擅，慈安如果和肅順、端華、載垣聯成一氣，她勢將被冷落在一邊，永無翻身

說時，便命內監把文宗的御筆撤下。以她的性格而論，這真是大不尋常的舉動。由此亦可見

她對肅順三奸導文宗入邪門的憎恨。

慈禧利用慈安的這種嫌惡肅順三奸的心理，在她跟前竭力陳詞，肅順三奸擅專大政，暴橫不可制，顯然素蓄異謀，必須趁此機會，把他們一網打盡，全部處死，否則的話，不等回到北京，必有巨變。當時，兩宮太后是在一口巨缸面前交頭接耳，竊竊私議，誰也聽不見她們在說什麼。

不過，由時間推算，多半是慈安遲疑不決，一來她不贊成肅順三奸後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因爲那是遠犯祖例的。二來，她也有投鼠忌器的顧忌，連她自己，外帶皇帝和慈禧，都在肅順三奸的手

掌心裏，萬一事機不密，那不是禍及朝廷嗎？

然而慈禧不但眼光準，而且行事快。她早已看出，肅順三奸一個勁兒的擾促文宗在熱河行宮長住，正是便於他們三個把持朝廷，包攬大權。

因此但凡留在北京留守的王公大臣，內閣各部，就唯有仰三奸的鼻息行事。這一幫人，上自代文宗留守北京的恭親王奕訢（文宗的六弟）起，下

來說，所謂三奸有一點最不能原諒的地方，那就是

柔敦厚的慈安，當時都忍不住動了氣，她斂容正色的跟她丈夫文宗說：

「天子日理萬幾，那有自求逸樂的道理？尤其現在蒙塵的時候，更不應該如此！」

生的禧慈

至各部官員，誰不把肅順三奸恨之入骨，必欲得之而甘心？這一股龐大無比的力量，正是誅三奸的無上利器。因此，她一面佯爲同意慈安持重的態度，一面暗中遣來，和北京切取連絡。頭一步，她請恭親王奕訢，火速來熱河行宮奔喪。

文宗薨的那一年，慈安二十五，慈禧二十七，恭親王奕訢剛滿三十。小皇帝更是叫名六歲。

肅順三奸久攬大權，黨羽密佈。皇帝新喪，兩宮太后和小皇帝，甚至連文宗的梓宮都捏在他們的手裏。他們誤以爲這個局面比從前更容易把握控制了。他們何嘗把孤兒寡婦放在眼底。肅順三奸肆無忌憚的在熱河行宮矯文宗遺詔，下假聖旨，自任三奸及其黨羽景壽、穆蔭等八人爲「贊襄政務王大臣」，不准留京、大臣赴熱河奔喪。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太后暫行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

王二人輔政。這時候慈安看肅順三奸步步進逼，目無人君，已經聽從了慈禧的勸告，試探一下三奸的真意如何？但當穆宗奉兩宮太后召見「襄贊王大臣」，命卽照董元醇所奏，付諸實行。三奸果真勃然變色，力持不可，而且說本朝從沒太后垂簾的故事。不經兩宮太后和皇帝的同意，乾脆就由他們下令軍機處擬旨駁還。

堅持回鑾施展鐵腕

肅順三奸的猙獰面目逐漸顯露，使慈安深具戒心，她自然而然的倒向慈禧，祇這便是慈禧的釜底抽薪之計。當天，恭親王奕訢抵達熱河行宮，叩謁文宗梓宮。肅順之流以爲「贊襄政務」大權在握，便先皇胞弟，今上親叔又其奈我何？恭

親王則故示柔懦，他先往謁見三奸，極盡謙卑遜讓之能事，更使三奸意存輕視，放鬆了對於他的戒備。認定了恭王無能，不足爲懼。可是慈禧兩宮太后召見恭親王奕訢，三奸又反竭力阻止，命令侍郎杜翰倡言於衆，說什麼先皇賓天，皇太后居喪，叔嫂理應避嫌，所以不宜召見親王。

慈安、慈禧這時候已經捐棄成見，協力同心，兩宮太后携手來力抗三奸。祇不過肅順三奸

尚且躲在鼓裏，而且也過於低估了孤兒寡婦的力量，又把恭王奕訢的大智若愚信以爲眞。兩宮一再的命太監傳言，召恭王入見。於是在宮外就形成了僵局。恭王奕訢故意裝做不勝惶恐，左右爲難的模樣，他說兩宮太后召見之意甚決，可否請端華陪他一同進宮？當時端華便目視肅順，請他裁可。那肅順便笑着答道：

「老六，你跟兩宮太后是叔嫂，何必要咱們這些人陪着去見哩。」

這話本來語多曖昧，大有弦外之音。可是恭王心知情勢緊迫，不容遲疑，他便裝作賣傻，抓住了肅順的這句話，自言自語的說：「沒奈何，那就我進去見一見吧。」

說罷立刻就往宮裏走，肅順等三奸正面面相覲，手足無措。那一頭，恭王奕訢却三步併做兩步，忙不迭一溜煙的進宮去了。就由於三奸百密一疏，朝廷大局，急轉直下。恭王和兩宮議定了回鑾誅奸的密計，恭王當天便找到隨變的鴻臚寺

少卿曹毓瑛，命他預行擬下拿問三奸的聖旨，由恭王親自收藏，第二天便請訓回京，預先在京師作種種的部署。他從熱河行宮往北京走，一路急

急攢趕；連沿途州縣衙門替他備下的打尖住宿地點，他都避而不往，就唯恐三奸會派刺客，或令途中官員下他的毒手。

熱河行宮裏，慈安、慈禧打聽清楚了恭王已携密詔動身，立即下旨，回鑾京師。肅順三奸變

了倉猝，唯有多方阻攔，不讓兩宮太后和穆宗啓程，肅順奏道：

「皇上年紀那麼小，如今京師正是何等的空虛，萬一有個疏失，那可怎麼得了？兩宮太后一定要回鑾，臣等實在是不敢苟同。」

然而，他們不曾料想到，慈安、慈禧竟會異口同聲，以極堅決的口脂答道：

「僧們母子回京以後，倘若有意外，一概不與你們相干！」（待續）

叢書	譯著	名文	學界	美學	白鯨記	獵豹記	20元
說小	出	上	界	最傑	白鯨記	獵豹記	20元
卷	著者	文	國	學	白鯨記	獵豹記	20元
說	著者	上	國	學	白鯨記	獵豹記	20元
司公限有社版	著者	上	國	學	白鯨記	獵豹記	20元

新亞出版社

北市帳
臺郵
懷戶
寧第

號

82
13294